

60小说坊

黄金草原

● 红柯 /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黃^N

金^C草原

红柯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黄金草原/红柯著.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2.9

(60 小说坊)

ISBN 7-5339-1633-6

I.黄… II.红… III.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39855 号

黄金草原	
红 柯 著	
责任编辑 鲍 娴 版式设计 樵 客 封面设计 管继承 责任校对 王蓉蓉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 电邮: Zjlaph@mail.HZ.ZJ.CN
	新华书店经销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80×1230 字数: 230 千字 印张: 10 插页: 2 印数: 0001-8000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9-1633-6/I·1441 定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偏远地区的美

(自序)

新疆就是这么一个地方。你呆在荒漠里，坐在大石头上，你的心静悄悄的。月亮跟灯一样吊在天上，月亮暗下去，星星出来了，星星就像是石头缝里钻出来的。你赶紧站起来看你坐过的石头，你看见石头发出光芒，你该叫它石头呢还是该叫它星星？你肯定要叫它一声什么，这个词你随便叫，叫出来的绝对美妙无比，你压根就没想让它造福于你。你却给它一个好听的名字。大地的美就是这样显示出来的。

这是一部写“兵团人”的书，也是写草原大漠的书。最初的念头是初到天山那种强烈的震撼。西域一文人曾说过，欣赏大荒漠是需要勇气的，我深以为然。1986年我到天山北麓一个叫奎屯的小城后，好久处于这种强烈的震撼中不能自拔。我生长在陕西关中，也就是所谓的“八百里秦川”，在我的印象中，故乡的农民很辛苦，而新疆的“兵团人”一下子改变了我对土地对庄稼的观念。中亚大漠，除伊犁河谷等地外，大多都是不毛之地。开天辟地以来，这里只长草不长庄稼，有些地方连土都没有。兵团人的第一代是这样创业的：一个师一个团开进万里荒漠，除了大地与苍天外什么都没有。他们在地上挖一个大坑，盖上苇子，即“地窝子”。从地窝子开始，到地面以上的土平房、砖房，直到楼房林立的一座座新城：“五家渠”，“石河子”，“阿拉尔”，“奎屯”，“北屯”……这是真正的新城。地球上从来没有的一座座城市，在一代人手里建起来了。如今你在天山南北碰到的兵团老人，个个都是海明威笔下那个桑地亚哥形象，太阳把他们晒成黑人，脖子上全是肉瘤子。兵团人的孩子，常拼刀子流血，但是绝没有一个人毁树，人们对绿色有一种本能的热恋与珍惜。他们的祖先是三五九旅的老兵，是陶峙岳将军的部下，是上海的支边青年，用他们的话讲，是献了青春献一生，献了一生献子孙。兵团人就是这样一种特殊群体，一边种地一边守边关。中苏关系最紧张的时期，这些庄稼兵沿边境线一字摆开，以玉米棉花大西瓜与坦克大炮相对峙，那个庞大的邻国终于解体，而兵团人的庄稼则茂盛如森林。

兵团人对西域的开发简直就是“创世记”，几十万将士开进荒原，然后在山东湖南等地招女青年参军，西上天山，组成家庭，从地窝子开始诞生第一代荒原新人；“荷马史诗”，“女娲造人”，“亚当夏娃”，你去想像吧。1990年秋天，我站在新疆建设兵团第

十个农业师所在地——北屯，我一下子感受到想像的贫困，真正的生命与人性的辉煌，离文学相当遥远。

这部书的另一半内容是写草原大漠的，我一直认为成吉思汗是一种文化。人们习惯于把他归为“粗人”，毛泽东也说“只识弯弓射大雕”。蒙古人自己的书只有两部，一部是民间史诗《江格尔》，一部是记述成吉思汗家世的《蒙古秘史》。历史学家把元朝的迅速灭亡归咎于没有接受汉文化。拒绝文化本身是一种文化，当世界复杂的时候，这个纯朴单纯的民族，一下子显示出惊人的力量。且不说西征时灭掉的花剌子模阿拉伯波斯的文化有多么辉煌，专以宋朝而论，程颐程颢朱熹张载陆九渊等人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充实宋人的脑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为帝王和官吏总结了历史兴亡的经验，提供了治国方略；范仲淹王安石这些实干家雷厉风行搞改革；欧阳修苏轼这些文人在唐宋八大家里就占了六家；杨家将岳飞包公秦桧俊男陈世美这些大智大勇大忠大奸之人也全出在宋朝；武林高手兵书战策更是空前繁荣，金庸先生不少大作也取材宋朝，毫不夸张地说，宋人的脑袋是历史上最聪明最复杂的。宋人太复杂太聪明了，成吉思汗使用最简单的办法来对付。他的思维是在大草原大荒漠上诞生的，千里荒原和雄壮的群山轮廓分明，一览无余，缺少江南奇山异水那种曲折变化；西征所经之地也是俄罗斯大平原阿拉伯大荒漠喜马拉雅山系和世界屋脊帕米尔，这些大起大落的地形，形成了他狂飙般的思维。一句话，蒙古人的崛起是人类的一种辉煌。我一直认为，成吉思汗的伟大在于他越过了阿尔泰山，从蒙古草原走向世界，阿尔泰使他具有了世界意义。如今大汗的龙兴之地长满了茂盛的庄稼，英雄之路并没有荒芜。中亚荒漠中，还有什么比绿洲更美好？古代的中亚哲人无论是萨迪的《果园》、《蔷薇园》，还是哈斯哈吉甫的《福乐

智慧》，他们所吟唱的真境花园不也如此吗？

铁木真，当他叫铁木真的时候，他是蒙古人的部落酋长，也算草原的英雄，巴图鲁，可他要走向世界，他就是成吉思汗了。他的马队不仅仅长于杀伐，马蹄所到之处大地便有了一个个诗意盎然的名字。阿尔泰（金子），可可托海（绿色丛林），哈纳斯（美丽的湖泊），乌鲁木齐（美丽的牧场），博尔塔拉（青色的草原），和布克赛尔（梅花鹿和马背一样的山），奎屯（寒冷），呼图壁（高僧），塔尔巴哈台（旱獭），面容俊美的少女就叫红果。其子察合台进兵伊犁，大军翻越天山大峡谷，漫山遍野长满野果子树，察合台随口给这美丽的山谷一个响亮的名字果子沟，中亚以及俄罗斯的许多地名都是蒙古语，克里米亚、喀山、阿斯特拉罕、撒马尔干、哈刺库尔。

中亚的这些美丽的地名不限于蒙古语。奎屯的哈萨克语叫哈刺苏，泉水的意思，汉语又叫鸭子坝。可可托海汉语叫富蕴，产骏马名贵药材宝石黄金。塔尔巴哈台，简称塔城，汉语突厥语的奇妙结合。像四棵树，八间户，五家渠，十三间房，一碗水，榆树沟，大泉沟，水磨沟，干沟，铁门关，地窝铺，米泉，便是纯粹的汉语地名。汉族几千年前就生活在这里。西天山那边有个费尔干纳，汉名即大宛，出骏马，骏马之地还是叫大宛好。赛里木湖是维吾尔语，是吉祥的意思，蒙古语称湖为海子，赛里木湖又叫三台海子，三台是汉语，第三个驿站，与蒙古语结合，三台海子。西部是大草原，即海西草原，叫湖西就拗口。草原南边挨着果子沟口，是一面长满松林的山坡，叫松树头又叫松树塘，又是汉语了。三台海子往东是精河县的沙山子，有沙包有良田，汉唐时就有汉人农耕，便起这么一个朴素的地名。汉人老百姓的语调跟草原牧人是一样的，有一种泥土的气息与美。



新疆是一个歌唱的地域，是充满诗意的地域。汉语在这里显得更纯净一些。河西走廊到陕西是个过渡。清水，马莲井，昌马儿山，马鬃山，柳园，即“花儿与少年”的世界。陕西的好地名都在陕北，米脂，清涧，十三里铺，唱信天游非这些词儿不可。到了关中全是文治武功，长安西安都要安，乾县、咸阳、武功、扶风、宝鸡，都是祈求上天恭喜发财的意思。潼关以东呢？那是所谓发达的地区，也是没有诗没有歌唱的地区。

偏远是不是意味着美呢？我们热爱一个地方，非得那里黄金满地珍宝无数，或者风光美妙沃野千里，或者人杰地灵埋的都是皇帝都是名人可供我们攀附？新疆的美在哪儿？在我的记忆里，美丽的草原都在阿尔泰和伊犁的河谷地带，都在天山深处的小盆地里，那么零散那么少。沙漠和戈壁无边无际，把草原挤在角落里，在我们的视野之内又在我们的千里之外。在新疆，一出门就是千里路。你向人打听到某地有多远，人家告诉你：五里。你走五十里，再问，还有五里。新疆就是这么一个地方。你呆在荒漠里，坐在大石头上，你的心静悄悄的。月亮跟灯一样吊在天上，月亮暗下去，星星出来了，星星就像是从石头缝里钻出来的。你赶紧站起来看你坐过的石头，你看见石头发出光芒，你该叫它石头呢还是该叫它星星？你肯定要叫它一声什么，这个词你随便叫，叫出来的绝对美妙无比，你压根就没想让它造福于你。你却给它一个好听的名字。

大地的美就是这样显示出来的。



红柯

陕西岐山人，又名杨宏科，1962年生，曾在新疆生活10年，现执教于陕西某高校。主要作品有小说集《美丽奴羊》、《金色的阿尔泰》、《跃马天山》，长篇《西去的骑手》、《老虎！老虎！》、《天下无事》，散文集《手指间的大河》、《敬畏苍天》等，共300多万字。曾获首届冯牧文学奖、第二届鲁迅文学奖。

目 录

001 偏远地区的美(自序)

001 哈纳斯湖

044 库兰

117 跃马天山

181 金色的阿尔泰

230 红蚂蚁

243 啤酒花开了以后

270 表

289 家



纳 斯 湖

阿尔泰没有果树，那个跟红果一样美的女人就躲在哈纳斯湖底，躲了整整五百年。湖水渗进她的血液，她浑身上下全红透了，腿变成了翅膀。图瓦人来到阿尔泰那天，她终于跃出湖面，跟灯一样照亮了图瓦人疲劳的双眼。

铃 声

相传他们的祖先走到斋桑泊，听到悦耳的铃声就醒来了。他们不辞而别，离开渥巴锡汗，没有去巴尔喀什湖，也没有去伊犁。他们在斋桑泊听到铃声，就直往东走，走进阿尔泰山，走到阿尔泰的肚脐眼哈纳斯湖畔，那条神秘的大红鱼从二百米深的水底，哗啦啦升上来，就像铁链子吊上来的一样。他们就住下了。

他们听到的铃声非常久远，甚至超过成吉思汗那个英雄的年代。蒙古大军见到这个蓝色水域时，它已经被匈奴人命名过了，匈奴人叫它斋桑淖尔，就是大海上的铃声；蒙古人才知道他们与匈奴人是有血缘关系的，他们围在斋桑淖尔水边，倾听血液在身上哗哗喧响。朴实寡言的蒙古人很喜欢这种沉默的喜悦。他们宽大的脸盘红扑扑的。为了保持这种神圣的记忆，蒙古人给马佩上铜铃。铜铃是回纥人的手艺。归顺成吉思汗的回纥人带来喀什噶尔精美的接水盆手壶，里边有个活页，可以保持水的清洁，让水不停流动，发出悦耳的响声，好像金属在唱歌。回纥人告诉他们：这是铜。蒙古人只认识铁，铁是从太阳里掏出来的，铸造兵器，显示人的血性和英雄气概。幽默而智慧的回纥人对兵器不感兴趣，他们沉迷歌舞，同样一颗太阳，在他们的木槌敲打下，就变成各种各样的乐器，连生活用品都充满音乐。蒙古人大开眼界，一下子喜欢上铜。铜成了蒙古人的宗教，悬挂在寺庙的顶上，跟黄金平起平坐。他们喜欢喇嘛吹奏长号，那是太阳在说话。他们喜欢马颈上的铃铛，那是骏马的心脏。

他们再次见到斋桑淖尔的时候，大海已经撤走了，只留下一片辽阔而平静的湖水，天鹅轻轻地旋上旋下，水是那么静，跟石头一样，连那蓝色的光芒都是平静的。他们听到的铃声是一种回忆。

他们眯上眼睛，他们的脸盘依然那么宽大，红扑扑的，谁也不知道他们在陶醉什么。

他们离开渥巴锡汗的时候也离开了马背。从他们后来的生活来看，他们是忠实于成吉思汗的，这种强烈的忠诚足以使他们坦然地走上高山般的马背，去种庄稼，去盖房子。成吉思汗札撒的首句就是：蒙古人啊，什么时候离开马背，你们就完了。他们偏偏从铃声中听到大海的喘息。大海受到了致命的伤害，残留在戈壁草原间的斋桑淖尔已经没有歌了。他们听到的铃声是一种心灵的慰藉。他们就离开渥巴锡汗，直直走进阿尔泰山。

他们把马留给渥巴锡汗，汗王还要继续征战，他们不能把战马带到阿尔泰山去种庄稼，他们不能侮辱战马。他们徒步走出营帐，行李扛在肩上、提在手上。斋桑淖尔恋恋不舍跟在他们后边，他们加快步伐，斋桑淖尔哗一声就涌起波浪。平静了几千年的大湖浪涛滚滚，跟真正的大海一样，一下子冲垮了陆地。他们脚下的大地跟冰块一样碎裂了，他们晕头转向，跌倒爬起。

植物马就是这时候出现的，首先从地面上冒出纤细的草，蒙古人都认识草，把草当做大地的神物，拔青草是一种犯罪，青草破土而出，是往天上去的。草丛里开始出现漂亮的马脑袋，一双闪射神光的眼睛，一对锋利的耳朵，长鬃跟老鹰翅膀一样轻轻一闪，整个马就出来了，从大地处长出一群骏马。

“植物马。”

他们毫不含糊地给马群一个神圣的名字，在后来的生活中，他们一直保持着这种新鲜而娇嫩的记忆。绵延在蒙古人血液里的征战生涯已经结束了。他们连同这些植物马一起归属于日月星辰风火泥土和水。没有英雄没有汗王，腾格里（天）直接管束他们。

他们半夜到达哈纳斯湖畔，阿尔泰山在黑暗里闪出一道蓝色

的弧光，蒙古人喜欢蓝色。那是腾格里（天）的颜色。黑夜里是看不到天色的，他们就轻而易举地否认了黑夜的存在，他们和他们的植物马被蓝天吸引着，没有人知道那蓝光是哈纳斯湖。要不是红鱼照亮山谷，他们和他们的植物马会掉进湖里的。

红鱼升起来的时候，他们以为天亮了，那么大一条鱼，跟一条船一样从大湖深处驶来，蓝光哗哗翻卷，头顶的天空一点一点亮起来，群山还沉在黑暗里；他们看到的太阳水淋淋的，圆浑浑的，有翅膀，有嘴巴，有很大的腮，有硕长的身子和腿，有火焰般的皮肤，血比玫瑰还红。

“美丽的女人，等待我们的是美丽的女人，是红果。”

蒙古人和他们的植物马一起伏在草地上，湖边的草一下子茂密了，这群蒙古人就像从地里长出来的一样。植物都是在夜里悄悄生长的。

红 果

他们所呼唤的红果确实是美丽的女人。他们的祖先察合台，首先喊出这个奇妙无比的突厥词语。

察合台修筑西天山通道的时候，在赛里木湖畔见到了苍穹之下大地之上最美丽的女人，察合台称她们为红果，大军经过的那条长满野果的山沟叫果子沟。大军在美人和果子的大地上走了三天三夜，那奇妙的感觉沉入心底。在征服世界的岁月里，他们常常想起湖水和红果一样的女人，红果一样的女人跟太阳一样高悬他们头顶，天下所有的女人都成了石头。那个伟大的梦想世代流传，从察合台到拔都到帖木儿一直到渥巴锡汗，美丽的梦想终于清晰

起来,一个辽阔的大湖在呼唤他们。

伟大的渥巴锡汗超过亦勒的河(伏尔加河),越过里海咸海,从斋桑淖尔折向巴尔喀什湖,沿伊犁河谷到赛里木。伟大的渥巴锡汗一生都在寻找那个大湖,所有的湖都让他失望了,因为湖边没有红果。

阿尔泰没有果树,那个跟红果一样美的女人就躲在哈纳斯湖底,躲了整整五百年。湖水渗进她的血液,她浑身上下全红透了,腿变成了翅膀。图瓦人来到阿尔泰那天,她终于跃出湖面,跟灯一样照亮了图瓦人疲劳的双眼。

木房子

那些植物马把他们送到家就恢复原形,紧接着它们变成一棵棵高大壮美的树,有云杉、有赤叶杨、有白桦树、有红桦树、有橡树。很显然,这些高大的树是让他们筑房子的。

阿尔泰的冬天跟冰窖一样,他们相信大地是温暖的,他们挖半人深的坑,大地开始冒热气,他们就把圆木牵进去。圆木的另一半露出地面,他们在想像他们的马,马应该有一双大眼睛,于是就把窗户开在屋顶上,抬头见天,天离他们很近,天就贴在灰蓝色的山顶上,把山顶都磨平了。山坡和山顶都是圆浑浑的,苍天喜欢这座山,苍天才跟它赤诚相见。长生天就让他们住在山上。山和马背是一样的。

后来那个叫帖木儿的突厥人要去西方打仗,派人来动员他们下山,他们说:“帖木儿不是蒙古人?”来人不好意思了,小声说:“帖木儿大帝是蒙古人的女婿。”他们就说:“我们不管女婿的事

情。”

后来那个真正的蒙古人巴比尔大帝要去征服印度，也派人来动员他们，他们就拍着满山的云杉树、赤杨树和桦树，“问问它们愿意不愿意去印度？”巴比尔大帝没有为难他们，巴比尔征服印度后就从马背上跳下来，跟随巴比尔去印度的蒙古人全都跳下马背，在恒河边伐木盖房子。印度人没见过这种奇怪的房子，这种埋在地底下的房子竟然不热，印度炎热的气候对蒙古人的木头房子不起作用。巴比尔大帝感慨万千：“它能抵挡阿尔泰山的风寒，也能遮挡印度的太阳，这是什么神灵呢？”

住在印度的蒙古人全成了树，在太阳猛烈的照射下越长越绿，越长越高，树杈跟象鼻子一样在天上戳一下，天空就一片潮红，暴雨不断。

巴比尔大帝晚年神情恍惚，老是念叨着一个古老的词：“土拉，他们是土拉人，他们绝对是土拉人。”巴比尔大帝已经想清楚了，造这种木房子的是蒙古最古老的部族土拉人。那是不儿罕山下斡难河、怯绿连河、土拉河发源的三河之地。成吉思汗统一蒙古时就以捍卫三河之地为口号，唤醒沉睡的蒙古人。巴比尔大帝说完这句话就死了，话是这样说的：“他们回到了土拉，我们也回到了土拉。”

巴比尔的陵寝是用喜马拉雅山上的白石头砌成的，凿成木房子的形状，留有天窗，苍穹跟鹰一样盘旋在他的梦中。他嘴角的笑容迷惑了所有的人，人们相信有一天巴比尔大帝会走出白房子，重新跨上战马驰骋大地。

印度的蒙古人越来越黑，完全失去了高贵的金黄颜色，印度的太阳太毒，生活在那里的人都是黑乎乎的，他们不相信太阳，他们相信心灵，一个神圣而伟大的期待让人心焦，面孔就一天天暗

下去。

英国人来的时候，他们的面孔跟黑夜贴在一起，英语、土著语，他们都听不懂，用突厥语也不行。

“他们干吗这样？”英国人叫起来。

土著说：“他们在回忆土拉。”

“土拉是什么？”

已经没有人能说清楚土拉的含义了。英国人很武断地认定土拉就是突厥，突厥是铁的意思，以铁铸剑便是冷兵器，以铁开地长出庄稼，在东方人看来，庄稼和人的生命是从泥土里长出来的，是土拉出来的。英国人凭想像和经验下结论，从他们后来的生活来看，这种结论是有些道理的。

三岁的小马

他们住在遥远的阿尔泰山腹地，压根儿就不知道世界上有什么英国人，尽管英国人把地球绕了一圈，把太阳裹在米字旗里。阿尔泰山是傲然独立的，群山跟堡垒一样挡住了外面的世界。

他们偶尔光顾一下布尔津县城，那也是群山环绕的一座僻静的小城。在这个小城里可以听到一些陌生的词汇，比如英国人。他们觉得这个词很可笑，因为他们看到了鹰，群山和草原上经常可以看到鹰，竟有这么一个国家，想飞到天上去？他们的口气比当年到达印度的英国人还要武断，他们大声说：“那个奇怪的国家不会在天上，顶多遮一会儿太阳，谁能遮住太阳啊，太阳会把他们的灵魂抛到地上。”

那些吵吵嚷嚷的学生告诉他们：“日不落帝国已经落下来